

致敬老主任徐怀中

徐贵祥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基层部队当排长，被抽调到师业余创作组，接触到一些军队作家的作品，其中有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和《西线轶事》，感觉这位作家非常了不起，生活中的小事，在他的笔下，生动有趣，非常有感染力。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能够有幸认识这位文学前辈。

徐老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任主任，1989年我入学的时候，徐老已经调任总政文化部部长，我在校两年，没有听过他的课，也没有见过他。

二十多年后，2013年1月，我调任军艺文学系主任，首长谈话，要求文学系“焕发徐怀中心时代的荣光”，要为部队培养写作人才。春节前我去拜访徐老，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一点也没有陌生感，老人家鼓励我好好写作，好好工作，争取多培养几个军队作家。

徐老的家在军队大院里，十分简朴，家具多数都是旧的。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徐老的夫人于湘湘老师，可能眼神不好，但是仍然亲手沏了一杯茶，准确地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就坐在一边，安静地微笑。

徐老的纪实文学作品《底色》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在军艺文学系召开座谈会。之前我把这部作品认真看了一遍，了解到他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再次读他的情怀和优美的文字打动。当时的徐老作为战地记者被派到南方前线，而夫人则被下放到西部农村，山重水复，音信阻隔，于老师只能根据报纸上只言片语的消息，分析丈夫的生活状况，那份关切，那份牵挂，还有偶尔接到一封迟到来信时的那份惊喜，都在徐老的文字里深情地洋溢着，读之催人泪下。

《底色》出版、获奖的时候，徐老已经八十多岁了，他本人没有参加座谈会，而是让人捎来一封简短的信，委托我在会上宣读，主要的意思是表示感谢，要大家多提意见。军艺文学系初创时期，一直使用营区西南角2号楼南边的一个教室，文学系历届师生把它称作“南阶梯教室”，徐怀中心倡导的“不拘一格，八面来风”的教学理念，在文学系形成了传统，三十年来，当代中国顶级作家、学者多数都在这个教室里讲过课。我到文学系工作不久，在院首长的亲切关怀下，对这个教室进行了修缮，使之成为集授课、学术报告和荣誉陈列于一身的多功能教室，我们把它称为“荣誉教室”。教室重新投入使用之后，院首长一再要求，要把徐老请回来上第一课。

那天上午，本来只能容纳九十余人的南阶梯教室竟然挤进了一百多人，有些同学干脆坐在过道的小马扎上。前辈、大师和年轻的一代近距离交谈，无拘无束，一起走近那光荣与梦想交织的岁月。从同学们清澈的目光中，从教室内外落叶无声的气息中，我们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文学的激情，文学的温暖。往事并不如烟，历史的艰辛与辉煌并存，激励着军艺文学系的代代传人。

2017年3月1日，是军艺文学系的“新春第一课”。学院首长安排我去接徐老，说实话，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不仅因为徐老年事已高，还因为学院主要领导对徐老的敬重。这一路上，可谓一波三折，从而使我得以近距离地领略徐老的睿智和军人本色，有些细节耐人寻味。

早晨七点半左右，我赶到徐老所在的营区，在徐老家门前楼道里静静地等待。不料，徐老早已准备妥当，看到我们这就说，还是早点出发。我算了一下时间，从徐老驻地到军艺，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八点钟出发，赶到学校，离九点上课还有二十多分钟，这个时间段，也是学院主要领导同徐老见面的时间。但是徐老说，正是上班高峰，宁早不晚。他老人家这么一说，我只好出发，并暗暗交代司机，稍微慢一点，灵活掌握。没想到那天路况特别好，一路畅通。我不禁有点担心，这样下去，到学校还不到八点钟，学院首长应该还在路上，以我的经验判断，他们一定想赶在徐老到达之前迎接。

我对司机说，首长年龄大了，不要开得太快，前面民族学院门口有点堵，可以到紫荆桥绕一下。徐老仿佛一眼看穿了我的小心思，意味深长地一笑说，没有看见堵车啊，你是想让我看看学校门前的风景吧。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有点尴尬，就在这时候接到院办短信，可以进院了。我当即让司机从第一个路口掉头，很快就进了学院大门，院主要领导已经在门口恭候了，挨个给徐老敬礼。然后，学院领导陪同徐老到她给学生上课的琴房休息，同徐老亲切交谈。直到这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隆重地请回了徐怀中心主任，同时请来了文学系首届学员莫言和朱向前两位学兄。文学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在职研究生班的学员，以及闻讯而来的其他系的师生，济济一堂。已经88岁的老主任精神



美术插图：曲光辉

矍铄、妙语连珠，表达了他对军事文学独特的见解和对军事文学教育的真知灼见，历数了文学系的荣光、南阶梯教室的历史和对新一代军队文学人才的期望。

那天上午，本来只能容纳九十余人的南阶梯教室竟然挤进了一百多人，有些同学干脆坐在过道的小马扎上。前辈、大师和年轻的一代近距离交谈，无拘无束，一起走近那光荣与梦想交织的岁月。从同学们清澈的目光中，从教室内外落叶无声的气息中，我们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文学的激情，文学的温暖。往事并不如烟，历史的艰辛与辉煌并存，激励着军艺文学系的代代传人。

《牵风记》获得茅盾文学奖，众望所归，它是徐怀中心同志用他“顾颉颃巍巍的脚步，努力追随改革开放的豪迈步伐”的结果，是他老人家“尽最大的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的结果。

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我为《牵风记》致颁奖辞：“《牵风记》闪烁着英雄之美、精神之美、情感之美和人性之美。徐怀中以超拔的浪漫主义激情，在雄奇壮阔的革命战争背景下，深情讴歌山川大地上生命的高贵、勇毅、纯真与飞扬，对人与战争、人与自然、人的超越与升华等文学的基本主题展开了新的诠释。金戈铁马与诗书礼乐交相辉映，举重若轻而气势恢宏。”

一位作家朋友在他的文章里这样写道：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最后一任主任和第一任主任相遇在文学的盛典上，并肩眺望渐行渐远的军艺文学系，成为意蕴辽远的定格。

很快，对《牵风记》的肯定就达成了共识。在讨论中，一位评委说，《牵风记》是一个老作家对于文学的致敬，我们也应该向这样矢志不渝的老作家致敬。在几轮投票中，《牵风记》始终排名靠前。宣布最后投票结果的时候，全场寂然，但是我分明听到了热烈的掌声，掌声来自心里，六十个评委一起在心里欢呼。我认为，这不仅是对一个老作家和《牵风

岁暮天寒，台静农纪念馆院墙一角，那几株新植的腊梅，竞相开放。

花是浅浅的鹅黄，疏疏落落的，假在灰黑遒劲的枝干，不甚热闹，却自有一份孤清的气韵。清冷的空气里，那一缕似有若无的幽香，却固执地穿透湿寒，飘散开来，直抵心脾。移栽此梅时，我们心中所念，正是斯人——台静农先生。他与梅，魂脉相契，一生清寂，亦一生芬芳。

先生的精魂，更凝结于长廊素壁之上。新辟的文化廊间，数帧先生画梅的复制精品，静悬于光中。那并非原迹，然其风骨宛在。墨线如屋漏痕，曲而韧，道尽枝干的孤倔；圈花清简，或含苞或绽放，只用淡赭略染，便觉清气满纸。这些纸上梅魂，与院中疏影默然相对，一为笔底春秋，一为天地生机，构成了微妙的唱和。

最令人心动的，是那题款小字：“素心常耐冷”“寂寞开无主”。墨痕间，一个学者在历史夹缝中的独立与孤往，历历可见。游人驻足于此，目光在墙上墨梅移至窗外真色，再回望壁间题字，仿佛走过一场无声的三重对话——与艺术对话，与自然对话，最终，与一个卓然不屈的灵魂对话。长廊非幽，实为渡口，引我们由此岸的风物，渡向彼岸的精神。

说到彼岸，便不能不提那些与先生精神相契的故人。诸多知交中，张大千先生与他的“梅花之约”，最是艺坛佳话，亦最见先生梅花风骨在人间世的回响。大千先生，笔下万里江山，泼彩纵横，气象瑰丽，是画坛吞吐风云的豪杰。可这位豪杰，偏偏对静农先生笔下那清瘦孤寒的墨梅，情有独钟，念念不忘。每年寿辰将至，嘱托便翩然而至：“静农兄，今年的梅花，可要为我留着了。”这已成两人间不必宣之于口的默契。

可以想见，在台北温州街那间简朴的“龙坡文室”里，收到老友嘱托的台先生，是如何在夜深人静时，于灯下铺开素纸，窗外是南国的暖湿气候，心中却萦绕着北国的冰雪。他提笔时，或许会想起大千的豪情，笔下便更添一份孤直，仿佛要以这清雅的梅，来映照、平衡那世间的风雨繁华。

他画的不再仅是花，而是赋予知己的一丸“清凉散”，是跨越山海、抵御世俗的一份精神契约。大千先生收到画后，总将其悬于书房素壁，与自家绚烂笔意相对。他曾动情地对人说：“看静农的梅花，如见故国冰雪，如闻寒夜清钟，能洗我胸中尘滓。”一纸墨梅，于此成两位大师超越艺术形式、直抵生命深处的精神暗语。这暗语里，有对共同文化根脉的持守，有在颠沛流离中对“故国”的共同追忆。画者以梅寄傲，受者以梅洗心，这往来之间，梅已非梅，而是漂泊者安顿灵魂的故园象征。

这份以梅为契的知交情谊，并非孤例。先生的梅花，亦是他与那个时代一群文化守护者之间，清气相连的纽带。他与庄严（慕陵）先生，不仅同好书法，更是爱梅之人。两人书信往还，常论梅事，分享梅讯。庄严曾精心养护盆梅，邀友共赏，那“小院梅开”的喜悦，是乱世中难得的清欢。

先生与启功先生，亦是莫逆。启功曾回忆，台先生赠他的画作，“笔墨之间，毫无烟火气”，这评语用于其梅花，再贴切不过。他们这一代人，无论身处海内还是海外，心底都存着一片精神的“梅林”，那是在时代狂澜中，对文化品格的共同持守；是在喧嚣世界里，对内心宁静的彼此确认。

先生的梅花，之所以能引起如此深远的共鸣，正因其笔下的孤寒，并非一己之私的哀叹，而是整整一代文化人在历史风雨中，共同精神面貌的写照——有所不为的狷介，耐得住寂寞的定力，以及在困顿中依然守护文明星火的担当。

而先生本人，便是一株在时代冰雪中默默挺立的、最为本真的寒梅。1946年，他渡海赴台，执教于台湾大学，此一去便是半生。在彼时特殊的境遇里，文化传承的脉络几近飘零，他不求闻达，不慕荣利，只将数十年心力，默默浇灌于三尺讲台与故纸典籍之中。

他教授古典文学，编校文献，提携后进，所做之事，皆如“楼下的泥土”，却是赓续斯文命脉最坚实的根基。他一生清贫，在寓所一住四十年，陈设简朴，唯书籍与书画相伴。面对生活的窘迫与时代的重压，他反而生发出一份豁达的智慧，曾幽默地自言“不养生而寿，处浊世而仙”。

这份身处困顿而不改其志的坚韧，历风霜而犹放清芬的淡泊与傲骨，恰是梅花精神最真切、血肉化的写照。他的生命形态，已与笔下、心中之梅，浑然一体。

此刻，驻足于台前，凝神于画下，寒香自院中泥土深处沁来，带着生命的温热；清气自壁上笔墨间溢出，透着智慧的微凉。两股气息在廊间交织、氤氲，最终笼罩观者的身心，打通了物我古今。恍惚间，仿佛看见先生清癯的面容，带着那一贯的、温和而略带倦意的微笑。他一生未曾追求轰轰烈烈，却以他深厚的学问、清正的风骨与真挚的情谊，在无数学生、友人与后世读者的心中，悄然栽下了一片无边无际的“精神梅林”。

我们于此地植梅、悬画，不仅是为了怀念一位逝去的学者与艺术家，更是为了进行一场庄严的见证——见证那凌寒的傲骨从未在时代的风雪中摧折，那文化的暗香，从未在历史的夹缝中消散。它正通过这一树真实的花开、数幅无声的画意，以及无数被触动的心灵，以最寂静、却也最恒久的方式，在人间默默流传，代代相续。

花影在地，墨痕在壁，清香在枝。先生，见梅如见君。那穿过庭院的风，似乎也带上了梅的讯息，轻轻吹向远方，仿佛在问：下一个岁寒之日，又有谁的心田，会为这一缕暗香而苏醒，继而成为另一株默默生长的梅呢？

岁寒见梅，亦见君

台盼友



本图片由AI生成。

经霜的蔬菜最鲜

何德

早晨开车回家，出了城便是农村的田野。冬至已过，田野到处白茫茫一片，浓霜如薄雪，将大地装扮得洁白、素静，与喧嚣的城市截然不同。

我放慢了车速，细细欣赏眼前的美景——这种只有在农村才有机会见到的美景。田埂上枯黄的野草挑起串串晶莹的珍珠，反射着温暖的阳光；麦苗上覆盖的浓霜，像盖上了一层洁白的棉絮；水面结了冰，像一面巨大的镜子闪着耀眼的光芒。

虽然还觉得冷，但早已被阳光的暖意驱离。我索性停下车来，举起手机拍照。站到高处，面向太阳，也面向家乡，深深呼吸大自然清冽的空气，身心顿觉轻盈。这一刻，我忽然格外想念老母亲。

父亲去世后，母亲割舍不下老房子，一人留守老家，不愿进城。她还说，一天不劳动就浑身不自在。巴掌大的院子里，母亲种着一园子蔬菜，定期送给我们。母亲说，自己种的菜新鲜、干净，能放心吃。我每周回来一趟，明着是取菜，实则是陪母亲说说话，帮母亲做点力气活。

踏进家门，母亲刚放下饭碗。我开车陪母亲到不远的镇上买些日用品。“妈，再买点猪肉吧。”母亲笑了笑，家里冰箱里塞得满满的，孩子们每次回来都不空手。“现在饭量小了，胃口也差，一顿一两肉就够了。”我心口一紧。生活好了，吃穿不愁，可母亲的胃口却不如从前了。

母亲一生辛劳，养育五个子女。她从不怕吃苦，干重活不输男人，年轻时再累也不吭一声，硬是用顽强的毅力撑起这个家。

曾经，在油菜、小麦复垦的田里插秧，因秸秆刺激，母亲的手指得了“蟹子窠”，疼得钻心。双抢季节，她中过暑，但为了挣工分，仍带病出工。太多的磨难，侵蚀着她的健康。如今我们长大成人，能担当了，母亲却像一盏燃了许久的蜡烛，日渐消瘦，看得我心酸。望着她忙碌而微驼的身影，我不禁鼻子发酸，眼眶湿润。

那年，我虚龄十九岁，高中毕业，正式跨入成人的世界。那月，正值数九寒天，北风呼啸，瑞雪纷飞。那天，跟随我十九年的城市户口被迁移到了农村，开启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天，定格在半个世纪前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

清晨，外面雪雾蒙蒙，狂风裹挟着雪花，刮在脸上似刀割般疼痛，寒意刺骨。我上身穿着四舅寄给我的黄军棉袄，脚上穿着黄军棉鞋，爸爸在前，我跟在后面，来到城关镇关外街道黄主任办公室。黄主任知道了我们的来历，毫不犹豫地给我开了介绍信。

爸爸拿着介绍信又带我来到城关镇加盖了公章，然后到了县“知识青年办公室”。办公室一位50岁左右戴鸭舌帽的男人接待了我们。

“同志，您好！请问办理知青下放手续是在这儿吗？”爸爸小心翼翼地询问着。

母亲转身从厨房捧出一瓶腌萝卜干，念叨道：“腌一周了，你尝尝味。”我接过母亲递来的筷子，尝一口，咸淡正好，又脆又香。我打算带一些走，母亲却说：“全部带回去，我这牙咬不动了。”我心里又是一沉。萝卜从地里拔上来，到洗、切、晒、腌，花了母亲多少心血。

“甘蔗经霜甜，蔬菜经霜鲜。走到菜园摘菜去。”母亲不由分说，拿上剪刀和菜篮子，领着我走向屋前的菜园。此刻，一大片蔬菜仍被霜覆盖着，碧绿的叶片似撑开的小伞，整齐排列；嫩黄的菜心，犹如灿烂的笑脸。母亲弯下腰，仔细挑选最好的，一剪刀一棵。她的手每次碰到寒霜都微微一颤，不时缩到嘴边哈气。毕竟是寒冬，她那开裂的手指耐不住太重寒气。我想自己来，母亲不肯：“别弄脏你的手。”这哪里是蔬菜，分明是母亲的一颗心。

“嗯，是他下放吗？下放到哪个公社？”戴鸭舌帽的男人指了指我，又撇了撇我，用手推了推眼镜，接着问：“几项证明都带齐了吗？”

我曾因怕麻烦，多次轻率地拒绝过母亲带蔬菜的吩咐，一句“城里什么菜都能买到”便搪塞过去，却从未留意她眼中闪过的失落。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这些菜里浸透着母亲的汗水，更凝结着她无穷无尽的爱，是什么菜都比不了的。

哦，我终于明白了。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五味杂陈，欲言又止……只能用给弟弟妹妹们买菜的方式，掩饰自己内心的翻涌……

下午，爸爸带着我继续跑了几处地方，到傍晚的时候，各项手续才算全部办完。吃完晚饭，爸爸坐在我的床边，语重心长地

“都带齐了，下放到邵岗公社洋河大队。”爸爸边应答边从黄军用包里掏出用手帕裹得严严实实的户口簿、粮油本、街道介绍信和我的高中毕业证。

“你拿着开的证明，带着这些材料先到城关镇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再到城关镇站办理粮油关系迁出手续，然后再回来办理下放证。”那人边说边把开的证明材料递给了我爸。

办起事来感觉时间飞快，加之风雪交加，路滑步行缓慢，上午很快就过去了。外面的世界白茫茫一片。风夹着雪，雪越下越大；雪依着风，风肆意飞扬。漫天白雪扑落下来，落在身上冷得发抖，打在脸上似刀割一般。

我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寒风呼啸中的爸爸，他浑身上下都是雪花，却依然步履坚定地前面带路，时而回过头来看我……

中午的饭菜很丰盛，好像过年一样。妈妈做了四个硬菜：红烧肉炖萝卜，鸡蛋滑肉片，青菜烧豆腐，蒸腊肉拼盘。这样解馋的午餐在我家很少见，一年也就逢年过节那么几次，上一回还是中秋节尝到的肉味。今天怎么了？

我纳闷，妈妈看出了我馋馋的眼神里藏着的疑问，轻声细语地说：“玉珏，明天你就要去下放的地方了，你爸特意安排了这顿午饭为你送行……”话还没说完，妈妈的嗓子就哑了……

这一夜，我失眠了……爸爸千叮万嘱咐的话语在我耳边回荡；妈妈憔悴而焦虑的模样让我久久不安；弟弟们天真可爱的稚嫩面容撞击着我的心灵；农村是什么样，从今后走的路怎么走，我模糊不清，总感觉一个崭新而未知的世界在等着我去尝试、去摸索、去探寻。

雪落那日

王玉珏

岁暮云暮，新年肇启。当皇城曙色染亮渭水烟波，当晚西吊脚升腾暖意，六安文坛诸位墨客以诗为媒，寄情言志。或颂九州升平、国运昌隆，或咏乡土年味、城乡新貌，或抒初心不改、岁月从容，笔端流淌着对新年的期许，满怀希望对晚西故土的深情。

我将一组佳作汇编，以诗作贺，以文暖寒冬，与读者共赴新春之约。

元开春已近，转瞬即春天。梅雪迎新喜，灯红庆丰年。

谢岁秋花恨岁匆，时光转瞬竟朦胧。任他江海千帆过，阅尽春秋万象逢。得句喜，抒情浓，人生苦乐有谁同？诗章雅韵真心表，夕照霞霓醉九重。

编者按

九州元日兴(七言绝句) 赵有安

元日皖西春(五言绝句) 张兆田

心守元日韵(七言律诗) 江晋程

元日抒怀(七言律诗) 胡传宏

元日新声·诗咏皖西

万里河山风物美，四时沃野稻梁香。中华儿女共祈愿，国运昌隆民富强。

雪窗伏案寻常事，平仄之间偶闪光。韵律无声诗入梦，春秋一度鬓添霜。不辞高卧林泉净，但守初心日月长。笑问老翁能饭否，三餐荤素复加汤。

元旦新岁岁时更，元旦襟怀素愿倾。奔马踏云腾瑞气，傲梅绽蕊报春声。欣尝腊味丰年喜，欣咏雄章诗语铿。且以杯中清酒饮，诗音向远寄鸿声。

斗转星移辞旧岁，骅骝骏马展宏章。神舟揽月巡霄汉，巨舰凌波拓远洋。

九州元日兴(七言绝句) 赵有安

元日皖西春(五言绝句) 张兆田

心守元日韵(七言律诗) 江晋程

元日抒怀(七言律诗) 胡传宏

皇城元日吟(七言律诗) 任强

岁暮云暮，新年肇启。当皇城曙色染亮渭水烟波，当晚西吊脚升腾暖意，六安文坛诸位墨客以诗为媒，寄情言志。或颂九州升平、国运昌隆，或咏乡土年味、城乡新貌，或抒初心不改、岁月从容，笔端流淌着对新年的期许，满怀希望对晚西故土的深情。

我将一组佳作汇编，以诗作贺，以文暖寒冬，与读者共赴新春之约。

元开春已近，转瞬即春天。梅雪迎新喜，灯红庆丰年。

谢岁秋花恨岁匆，时光转瞬竟朦胧。任他江海千帆过，阅尽春秋万象逢。得句喜，抒情浓，人生苦乐有谁同？诗章雅韵真心表，夕照霞霓醉九重。

元日皖西春(五言绝句) 张兆田

心守元日韵(七言律诗) 江晋程

元日抒怀(七言律诗) 胡传宏

皇城元日吟(七言律诗) 任强

岁暮云暮，新年肇启。当皇城曙色染亮渭水烟波，当晚西吊脚升腾暖意，六安文坛诸位墨客以诗为媒，寄情言志。或颂九州升平、国运昌隆，或咏乡土年味、城乡新貌，或抒初心不改、岁月从容，笔端流淌着对新年的期许，满怀希望对晚西故土的深情。

我将一组佳作汇编，以诗作贺，以文暖寒冬，与读者共赴新春之约。

元开春已近，转瞬即春天。梅雪迎新喜，灯红庆丰年。

谢岁秋花恨岁匆，时光转瞬竟朦胧。任他江海千帆过，阅尽春秋万象逢。得句喜，抒情浓，人生苦乐有谁同？诗章雅韵真心表，夕照霞霓醉九重。

斗转星移辞旧岁，骅骝骏马展宏章。神舟揽月巡霄汉，巨舰凌波拓远洋。

九州元日兴(七言绝句) 赵有安

元日皖西春(五言绝句) 张兆田

心守元日韵(七言律诗) 江晋程

元日抒怀(七言律诗) 胡传宏

皇城元日吟(七言律诗) 任强

岁暮云暮，新年肇启。当皇城曙色染亮渭水烟波，当晚西吊脚升腾暖意，六安文坛诸位墨客以诗为媒，寄情言志。或颂九州升平、国运昌隆，或咏乡土年味、城乡新貌，或抒初心不改、岁月从容，笔端流淌着对新年的期许，满怀希望对晚西故土的深情。

我将一组佳作汇编，以诗作贺，以文暖寒冬，与读者共赴新春之约。

元开春已近，转瞬即春天。梅雪迎新喜，灯红庆丰年。

谢岁秋花恨岁匆，时光转瞬竟朦胧。任他江海千帆过，阅尽春秋万象逢。得句喜，抒情浓，人生苦乐有谁同？诗章雅韵真心表，夕照霞霓醉九重。



副刊 邮箱：48221941@qq.com